

雪 缘

实验中学的除雪季，操场上素来是一派火热朝天。

雪球接二连三地飞起、落下、撞在地上爆开一蓬蓬雪雾，锹柄上下翻飞，掀起一片雪浪，名义上的除雪变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雪仗，空气中湿意浓重——越来越多的雪沫被扬起，让空气愈发沉重黏稠起来。细碎的冰晶不时反射出熠熠的光亮，如同雾气弥漫的雪浪里粼粼的波光。

仞慢吞吞地摁着锹柄，心里却早已不知想什么去了，仿佛还在神游一般，两眼放空的她冷不丁朝身旁的同学嘟囔了一句“哎，影后，你说咱班还有谁看动漫吗？”影后被这冒冒失失的一句问话吓了一跳，不解地瞥了还是神情恍惚的仞一眼，想了想说：“我听说焕也看吧？具体的我不太了解。”

“唉？真的？”仞收回四处漫游的思想，期待感沸腾起来，手中的锹也停了下来“啊，对了焕是谁来着……同学的名字我还没记住呢呃”。

“我也没记太全……”影后把散下的几缕发丝掖到耳后，朝四周望着，“喏……那个褐色棉袄的就是。”

顺着影后指的方向仞看见了焕。一个长相乖巧的女孩子，正将一锹雪倒进雪堆中。

仿佛四下寂静，陷入虚空，纷纷扬扬的雪沫里不时飘过细小的冰晶，仿佛茫茫宇宙中，熠熠生辉的钻石星尘。

二

“行了别写啦，外面下雪啦下雪啦喂！”焕满脸兴奋地看看窗外，一边猛摇仞的胳膊。

仞从一套奥物题里被迫抽身，混沌地塞满了 m、g、f、t 的脑袋勉强抽出一点意识来消化焕的话，一脸苦瓜地放下笔，临走还不望瞄一眼下一题题干。

“唉，我的学霸大人你行了吧，坐了两节自习没挪窝你也不怕屁股长在凳子上！”焕一脸无奈地把仞拖出教学楼“你看下雪喽……好大雪的说。”

仞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多大雪她没见过？不过操场上童心未泯的同学还真多。打雪仗的忙得上蹿下跳，几个心急的甚至直接从地上撩起一捧雪就往别人身上撒。“噗……”仞看见混乱的场面，终于憋不住笑了起来，窝教室太久造成的头昏脑胀感消退不少，清新而凛冽的雪风席卷走了沉积在肺里的混沌空气，情绪混乱的大脑终于开始整理回路。

焕在雪地里蹦了一圈，踩出一串脚印儿，回到仞的身边，猛的甩头甩去头上的雪花，几滴雪水理所应当地光临了仞的脸。焕看着仞微微抽搐的嘴角笑了起来，抬手扫去了仞头上

的雪，——“总算看见你那张面瘫脸有点表情了哈哈哈哈哈……”旋即拽着仞回了教室。

仞无奈地笑了，这丫头，想让我休息一会就直接说呗，还找看雪这么土的理由……

心中渐暖，感动的萌芽悄悄破土。殊不知，这是一段长达三年并继续延长的感情的开端，这一刻，被几年后的两人带着复杂的情感，一遍遍回忆，一遍遍感怀。那个雪天被她们永远定格，在时间的冲刷下，情感变化的腐蚀下，依然清晰深刻，并愈加清晰，愈加深刻……

三

初二的冬天，比起初一来仿佛多了些沉重的压迫感。

仿佛被无形的手按下人生中的按钮，仞和焕的感情也走向未知。从单纯的友情走向更加复杂深刻的情感，走向爱恨交织、七情掺杂的万劫不复。

下课铃声越发没有了号召力，越来越多的同学默默地伏在桌上奋笔疾书。蜷在桌椅间的身影用沉默书写着无奈，微微隆起的后背形成了一片起伏的小山脉。

一个小纸团“咻”一下飞到了仞的书桌上。仞瞟了一眼，手里的笔不屈不挠地给“D”添上一笔封了口。打开纸团，是焕的寥寥几笔，“周末陪我出来一趟吧？”

仞蹙了蹙眉，划拉了一句“没空，补课。”扔了回去。继续泡在了刁钻的物理选择题里，不久，仿佛想起了什么，扯了一张演算纸写道：“这次成绩下太多了，都出 200 了，估计得闭关一阵子，没什么急事儿尽量别找我了。”写罢，觉得语气过于严厉了些，可一见同桌已经进行到了填空的题纸，没再多想就直接折起来扔到了焕的桌子上。

“……觉得我拖后腿了是吧？呵，好！我不会再去打扰你学习了！对不起！……”接到回答的仞忍不住烦躁了起来，压抑了许久的无聊、疲惫、烦闷、愤懑仿佛在一瞬间爆发了出来，扯过一页纸就划拉起来——“你抱怨个毛啊？我说你拖我的后退了么我！我就要全心学一阵不行啊？你什么智商能看懂人话么？什么文化水平才能把别人话误解成这德行啊？……”

焕的回答结束了一切“……好，你多有文化啊，我这水平配不上你，听不懂你的话，所以咱们别交流了，不是一个层次。”

火星迸溅，迅速燃烧的导火索，终于引爆了一年以来积攒的所有不和。

放学路上，再没有一对热烈讨论活力四射的身影。焕扯着书包带一步一步慢慢低头走着，把唇咬得发紫也没止住一颗泪珠从眼眶中掉出。随即一颗又一颗……眼泪争先恐后地划过脸颊。仞挑了和焕不同的路走，心中沉重的压抑感丝毫

未缓解，反而愈发让人喘不过气，汹涌的悲伤冲进空洞洞的胸膛，仞抬头试图硬生生逼退眼里的潮意，却感到脸上一凉。

漫天的雪绒，携着悲伤从天而降，仿佛一场恢宏而盛大的弥散。

2009 的第一场冬雪，让人分不清脸上的水是泪水还是雪水。

四

从处处扭着干，到冷战，到怒气怨气退尽后，无比后悔的尴尬。

两个倔强到极致的孩子，哪个也不肯先开口道歉，和好的愿望比任何都迫切，却都倔得像头牛。

中午，焕在水房向家里打电话——“……忙到什么程度啊你们，不就是想要橘子嘛，还拖了一星期，你们再想不起来买我就自己去农贸市场买啦……”刚巧路过的仞听个正着。

第二天，仞把从家里拿来的一兜橘子趁焕不在放到了焕的书桌上。大课间归来后，仞在桌子上发现了久违的小条子“……不说也知道是你，也就是你这个二货敢把吃的直接放在我桌面上……谢你啦！你怎么知道我最进想橘子想疯了？”仞忙不迭回了话：“昨天听见你打电话了呗……”

一来二去，尴尬的语气终于消失，字条上的话越发轻松大咧起来。

放学铃声响起，仞不知从哪里感觉到了一丝期待，直到焕一脸怨气地走来，抓起仞的笔记就往她的书包里塞：“磨叽死啦你！要我等多久！收拾个书包这么慢什么速率啊你？”看着焕不敢正视自己的尴尬样子和明显被口是心非的兴奋心情染红的脸颊，仞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开心和舒畅——焕终于变回那个傲娇可爱的小丫头了，哈。

——“你啊，那天怎么跟吃火药枪似的，我就说要闭关呗，瞧把你气得。”

——“你不也是么！”

——“我是学习累了太烦躁了好吗！”

——“……其实那星期心情就没怎么好过……我唯一一个算得上亲人的吧，我姥姥，刚去世。那周前的周日走的，我在雪地里哭了一个下午。”

——“啊？……对不起诶……干嘛不告诉我啊？”

——“我不是想约你出来说这事了嘛，结果被你驳回了……”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

——“没事啦其实怪我没说清楚……那时心情太差了……”

.....

纷纷扬扬的雪花，白茫茫的世界，两串长长的脚印.....

五

新一年的初雪，以最静默的姿态降临在沉睡着的本溪城，雪幕中，楼群的边缘仿佛被羽化，整个城市的轮廓越发模糊起来。

一座灯关通明的水泥小楼迎接了这场雪，从窗子里透出的光，在雪绒的衬托下变成了朦胧的橘光，让整座楼都笼罩在柔柔的光中，仿佛通话中般愈发不真实。月亮缓缓爬上夜空的中央，午夜降临。

楼内渐渐有了动静，一群群面色疲惫而麻木的学生从这所谓“自习室”中走出。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初三生。

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玩命，越来越多的聪明学生后来居上，有形的、无形的，越来越重的压力，让焕与仞再无法像从前一样腻在一处。仞花很多时间去与另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零探讨学习方法，互相学习。而焕理解仞的处境，便交了几个新朋友一同玩闹。可被仞惯得十分傲娇的焕总是和他人相

处不好，即使十分珍视的朋友也会因性格不同而疏远甚至反目成仇。雪、文都是其中之一。

阴云密布的下午，不出所料，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雪。

焕趴在教室窗台上，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的苍白世界。

“哟，在这思考人生呐？”仞拂去头顶的雪花，坐到了焕的课桌上，“我还以为你和雪她们在楼下呢，结果出去没找到你……什么时候从不良少女变文青了啊？哈”。

焕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

仞偏过头来看到焕满腹心事的样子，叹了口气。“……想你姥姥了吗？”仞轻声问，歪过身子与焕一起拄在阳台上看雪景，“还是……想雪的事？”

焕苦笑：“也许都有吧？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怎么也找不到当初看见窗外下雪就兴奋得不得了的心情了……雪说过，要陪我看初中里的每一场雪，姥姥那时候身子也硬朗，可现在……”

仞静静地看着雪花拍在窗上，融化成水珠后，缓缓滑下留下一道泪痕。

突然，仞从桌子上跳下，拽起焕跑出教室，顺便叫上了零。雪天的空气果然清新微凉，再站在操场上，一切景象仿佛与两年前的那次冬日重合，只不过主角调换，需要清醒的变成了焕。仞和零站在焕的面前，说了很多。

——“你需要明白，人得活在现在而不是过去。”

——“总是回忆，只能让现在过得不好。”

——“毕业前的每一场雪，有我和零陪你一起看”。

缓缓放晴的，是焕的心。

三年了，无数的秘密与劝解，无数次背叛与和解，无数次争吵与眼泪，无数的欢笑和感动……一次搭讪延伸出的感情，似无数交缠环绕的细密藤蔓，细腻、复杂、温柔而不容抗拒地缠绕在她们心上。一起施些泛滥的同情心，一起小小地叛逆，快乐时彼此分享，失落时共同取暖……

漫天飞雪见证的，是一个为友谊筑起的誓言，是一份比友谊更深刻更浓烈的感情。

六

窗外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女生拄着下巴望着窗外，嘴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似乎沉浸在什么回忆中，眼神迷蒙而空远，神游一会儿后拿起铅笔在白纸上迅速划动，不一会纸上出现了两个可爱的Q版人物。

写上日期，仞满意地收起了涂鸦

——沈阳的第一场雪真早啊。

中考后众人疯疯颠颠地开了几场分别会，之后，焕、仞、零三人组就难以见一面，仞热爱旅游，没等录取通知书发下

来就 high 到了华东，零也忙着自己的事情，焕则宅在家追了一假期的新番。

本来在网上约定分别前再小聚一场的三人组，最终却提前分离——仞提前开学，赶往沈阳，焕的蒙妮坦学院远在大连，也提前动身，彼此间甚至连“再见”也没来得及说一声。

曾经无时不刻绑定行动的三人，潦潦散场。

然而长达三年的羁绊，固然不会如此收场。

仞和零的时间紧，常常在 QQ 微博上撂下一句“备战**考试各位基友妹子大大都来祝福我吧拜拜”，就“活人不见死人不见尸”了。相对比较轻松的换也一改傲娇属性，没有去打搅仞和零的学习生活。

那时的她们，是多么怀念曾经的灿烂笑颜，彼时的年少轻狂。

大年三十，满中国欢庆新年的夜晚，仞、零、焕齐齐地独自猫在各自的小屋里，全神贯注地敲着键盘。

许久不曾联系的三人组，仿佛一群炮仗般争着爆料自己身边的人和趣事，气氛火热得不输春晚。各色照片、截图，相互间的吐槽，挑逗、佯怒、倾诉，仿佛强力粘合剂将三人的心又凝聚在一起。

“还记得我们说要一起看每一场雪吗？沈阳每次下雪，我都会画一个 Q 版的你们，就像你们陪在我身边一样。要看看吗？我共享了。”

“……啊啊不要这么煽情好吗？老子眼泪都下来了！……其实大连的雪，我每场都照了相片给你们……”

“我也有好东西哟，要看么？”

“叮”一声文件下载完毕，仞看着屏幕上女孩大大的笑脸，和身后雪地上踩出的一排字——“691896 Forever”默默地笑了。

心中的热流渐渐上涌，灸痛了眼眶。

大年夜，仞一个人呆在没开灯的卧室里。可她却觉得她比灯火通明的客厅那些聚在一处看着春晚的亲属们，幸福得多。

七

又是一年落雪季。

——你看，又下雪了呢。

——END——